



世界经典名著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中)

〔奥地利〕卡夫卡 著
雷 雄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大噪音	1
老光棍布鲁姆·费德.....	1
煤桶骑士	26
女歌手约瑟菲妮或耗子民族.....	28
桥	47
同醉汉的对话	49
乡村婚礼的筹备	53
第一章	53
第二章	68
一场斗争的描述	78
开心或无法生活的证明	90
致某科学院的报告	126

大噪音

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如同置身整个寓所里噪音的总部。我听到所有的门都在啪啪作响——只不过由于门的噪音而听不到他们在门之间跑来跑去的脚步声——厨房里关灶门的响声也听得真真切切。父亲打开了我的房门，穿着拖到地上的晨服穿过房间，隔壁房间里响起了从炉里扒灰的声音。法莉穿过前厅一字一顿地喊着问，父亲的帽子是不是已刷好，真希望听到嘘嘘声，然而，另一个的回答声却是提高了嗓门的叫喊。房门又响了起来，如同患了伤风感冒的嗓子，它先是随着女声演唱而打开，最后又随着一声沉闷的男人的撞击声关上，那猛一关听上去肆无忌惮极了。父亲走了，现在开始了两只金丝雀带来的更轻柔、更分散、也更绝望的噪音。以前我就想到——金丝雀的声音又使我重新想起——是不是我不该将门开一条小缝，像蛇一样慢慢地爬到隔壁房间，并爬在地上请求我的姐妹和她们的保姆安静。

老光棍布鲁姆·费德

一天晚上，老光棍布鲁姆费德上楼到他的房子去，这是一件吃力的事儿，因为他住在七层。他像常常做的那样，爬楼梯时想着，这种孤独寂寞的日子实在难熬，他简直是

- 1 -



秘密地走过六层楼，才能来到楼上他那空无一人的房间，到了屋子里又是秘密地穿上睡衣，叼上烟斗，看上几眼他几年以来一直订阅的法国杂志，喝上一杯自己酿的樱桃酒，最后过上半小时去睡觉，睡前还得把被子彻底整理一番，不管怎么教女仆都没用，她老是随心所欲地把被子那么一叠。无论谁能陪着他做这些事，谁能看着他做这些事，布鲁姆费德都会欢迎。他已经考虑过是不是该买只小狗。这样一个动物很有意思，特别知恩图报和忠实可靠；布鲁姆费德的一个同事就有这么一条狗，它除了主人谁也不跟，要是有一会儿它没见着主人，便会立刻大叫地扑上来，显然这是在表示它又打到了主人，又找到了这个极其慈善的人。不过狗也有坏处。哪怕把它搞得这么干净，它也会把房子弄脏。这是绝对避免不了的事儿，不可能每次让它进屋子前都给它洗个热水澡，再说狗的健康情况也受不了这么折腾。可屋子脏了布鲁姆费德又受不了，屋子保持干净对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事情，他一星期要和在这点上可惜不那么认真的女仆吵上好几次。由于她的耳朵重听，一般他都要拉着她的胳膊到屋子里他找出来的不那么干净的地方去。由于要求这样严格，他才使屋子的整齐程度大致符合他的愿望。要是来一条狗，自然会把迄今为止如此精心抵制的肮脏带进屋里来。狗的随身伴侣虱子会生出来。要是有了虱子，那么离布鲁姆费德把那间舒适的屋子让给狗、自己另找一间屋子住的时候也不远了。而不干净还只是养狗的一个缺点。狗也会生病，而真正懂得狗生病的人根本没有。那时这畜生就得蹲在角落里或跛着腿走来走去，哀鸣、咳嗽、在肮脏的地方干呕，你得用毯子裹上



它，对它吹口哨，把牛奶推给它，简而言之，照顾它，希望它的病会好起来，这也是可能的，然而这也可能是一场严重的、讨厌的传染病。即便狗健康不生病，以后它总会老，你会不能决定及时地把这个忠实的动物送人，那么以后总有一天，你会从流着泪的狗眼里看出自己实际的年龄。那时就得和这个半瞎的、肺有毛病的、肥得动弹不得的动物一起受罪，以此为过去这只狗给人带来的快乐付出沉重的代价。不管现在布鲁姆费德多么想要一条狗，他还是情愿独自一人爬三十年的楼梯，也不愿以后受这么一条老狗的罪，这条狗比他自己喘气叹息的声音还大，在他身边拖着步子爬上一层一层的楼梯。

就这样，布鲁姆费德还是一个人过日子，他没有老处女的心思，要在身边养一个隶属于自己的活物。她可以保护它，对它温存体贴，老愿意侍候它，因此为了这个目的可以养一只猫，一只金丝雀，或者甚至几条金鱼都行。如果这也做不到，甚至在窗前养上几盆花也会使她感到满意。而布鲁姆费德只想要一个能陪伴他的动物，他不必太多地照应它，有时给它一脚也不要紧，必要时它也可以在胡同里过夜，但它应该在布鲁姆费德需要的时候，马上会叫、会跳、会舔手掌。布鲁姆费德想要的是这样的东西，可由于他看到，有这东西而没有大的弊端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得放弃，可是，和他那细致认真的天性有关，时不时的，比如像今天晚上，他又回到这同样的念头上来了。

当他在楼上门前从口袋里掏钥匙时，房子里的一个响声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种奇怪的、热闹的、很有规律的啪嗒啪嗒的声音。因为布鲁姆费德正想着狗的事情，所



以这声音使他想起了狗爪子交替着在地上拍打的声音。可是爪子并没有啪嗒的声音，这不是爪子。他急忙开了门，打开电灯。他没有想到会是这番情景。这简直是在变魔术，两个小小的、白色带蓝条的赛璐璐气球并排在地板上一上一下地跳；一个挨地，另一个就抬起，它们不停地作着自己的游戏。在中学时，布鲁姆费德有一次在一个著名的电器试验里看见过类似的小球跳动，可这是两个相当大的球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跳，并不是在做电器试验。布鲁姆费德朝它们弯下身子，以便仔细地看看它们。毫无疑问，这是一般的球，也许它里边还有几个更小的球，是这些小球发出了啪嗒啪嗒的声音。布鲁姆费德朝空中抓去，看看它们是不是拴着什么线绳，没有，它们完全是自己在动。遗憾的是布鲁姆费德不是小孩子，要不然两个这样的球对他来说一定是个惊喜，而现在这一切只能更使他感到不快。作为一个毫不引人注目的单身汉只是秘密地活着，这并非毫无价值，现在有人，不管他是谁，泄露了这个秘密，给他送进来这样两个奇怪的气球。

他想抓住一个，但它们躲着他，在屋子里把他诱到自己背后。这太傻了，他想，在气球的后面跑来跑去，他停下来看着它们，由于看来没有人追它们了，这两个球也就停在原地不动。我还是要把它们抓住，他又想，于是去追赶它们。两只球立刻逃开了，可是布鲁姆费德用叉开的两腿把它们赶到一个屋子的角落，在放在那儿的箱子前他终于抓住了一个球。这是一个凉凉的小球，在他的手里转动着，显然想拼命溜走。另一个球好像是看到它的同伴面临的困境，比刚才跳得更高，跳的力度更大，直到它触到布



鲁姆费德的手掌。它向手掌击去，击打得越来越快，改变着它的进攻点。后来，因为它对着手掌拍击，手完全把它包围，它不能对准方向了，于是它便跳得更高，兴许要跳到布鲁姆费德的脸上。布鲁姆费德本可以把这个球也抓住，把两个球关在什么地方，可他觉得现在对这两个小小的球采取这样的措施太有损他的人格。再说占有这么两个球也很有意思，它们一会儿也会累得够呛，会滚到柜子底下安静呆着。虽然布鲁姆费德这么想着，可他仍旧生气地把球往地上一扔，奇怪的是这时这两个柔软的、几乎通体透明的气球并没有碎。两个球又紧接着进行刚才的那种低低的相互协调的跳动。

布鲁姆费德从容地脱了衣服，把衣服在柜子里放好，他每次都要仔细地查看女佣是不是把东西都收拾停当了。他回过肩头看了一两次气球，看来，他没理它们，可这两个球现在甚至在跟着他，它们追着他，紧紧地跟踪在他后面跳。布鲁姆费德穿上睡衣想到对面的墙那儿去取挂在一个托架上的烟斗。他转身以前不由自主地用一只脚向后踢了一下，可球却不知道躲开，没被踢着。当他快走到烟斗那儿时，两个球立刻把他围了起来，他趿着拖鞋，步子有大有小，可他每迈一步，球差不多都不停歇地击一下，它们的行动和他同步。布鲁姆费德突然来一个转身，想看两个球怎么办。可他刚一转过身，两个球就划了个半圆，又到了他的身后，只要他转身，球就重复这样的动作。它们就像手下的陪伴者一样避免在布鲁姆费德前面停留。看来在这以前它们只敢向他作一番自我介绍，而现在它们却已经在为他效劳了。



在这之前，遇到自身力量不足以控制局面的特殊情况，布鲁姆费德总是用装作看不见的办法对待。这种权宜之计常常奏效，多数情况下至少能使局面得到改善。因此现在他也照此办理，他站在烟斗托架前，撅起嘴，选中一个烟斗，从放着的烟叶袋里取出烟叶仔仔细细地装烟，他任随身后的两个球去跳。只是他要到桌子跟前去，这使他犹豫，听到球的跳动和他自己的脚步合成一拍，几乎使他感到痛苦。因此他就这么站着，把装烟的时间不必要地拖长，估算着到桌子的距离。最后他终于战胜了自己的弱点，踏着使自己听不见球跳的步子走完了这段距离。可当他坐下来的时候，又听见两个球在他的坐椅后像刚才一样在跳跃。

桌子上方，在墙上手够得着的地方安着一块木板，上面放着那瓶樱桃酒，周围有几个小杯子。酒瓶旁边放着一摞法国杂志。（正好今天刚到一期新杂志，布鲁姆费德把它拿了下来。他把酒忘得一干二净，他甚至觉得好像今天只是聊以自慰，不让别的事妨碍他的习惯才这么做似的，他也并没有真正的阅读欲望。他一反往日一页一页仔细翻阅的习惯，随便翻开一页，看到上面有一张大照片。他强迫自己看仔细些。照片拍的是俄国沙皇和法国总统会晤的情景。会晤是在一艘船上举行的。船的周围，一直到很远的地方，还有许多其它的船，船烟囱的烟雾消散在明亮的天空之中。沙皇和总统两人都迈着大步走向对方，互相握手致意。沙皇和总统身后各站着两位先生。沙皇和总统笑容满面，而他们的随员却板着面孔。两边随员的目光都各自盯着他们的统治者。显然这一切都是在船舱甲板的最高



处进行的，在船的下面很低的地方，站着几排行礼致敬的水兵，长长的列队画面到了照片的边缘被剪断了。布鲁姆费德越来越有兴致地看着这张照片，然后把它往远挪一点，眯起眼睛来看。他从前总是很能理解这样的大场面。他觉得首脑人物这样无拘无束、热烈真挚并且漫不经心地相互握手符合实际情况。而随员——顺便说说，他们当然都是位高任重的先生，他们的名字在照片下面登着——的举止要保护这一历史时刻的严肃性也同样正确。）

布鲁姆费德没把他所要的东西取下来，他静静地坐着，看着仍未点着的烟斗。他就这样暗中守候着，突然，他一下子不再发愣，忽的在椅子上转过身来。可两个球也相应地作好了准备，或者说它们漫不经心地按照所掌握的规律，在布鲁姆费德转身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位置，藏在他的背后。就这样，布鲁姆费德背对着桌子，手里拿着冰凉的烟斗坐着。这时气球跳到桌下，因为那儿有块地毯，所以听不到它们的什么声音。这是个很大的好处；只有很微弱的低沉的声音，得非常注意才能用耳朵听到它们。布鲁姆费德全神贯注地、仔细地听着。不过只是现在这样罢了，过一会儿他可能就听不见了。布鲁姆费德觉得气球在地毯上出不了什么声音是它们的一大弱点。只要把一块或最好两块地毯推到它们下面，它们便几乎无能为力。但只不过是有一定时间之内无能为力，再说它们的存在就已经意味着它们还有某种力量。

现在布鲁姆费德很是需要一条狗，这样一个小小的野性动物一会儿就能把气球对付了，他想象着那只狗怎样用爪子去抓它们，怎么用爪子赶它们，把它们赶得满屋子跑，



最后用牙咬住它们。很可能用不了多久布鲁姆费德就会买一条狗。

不过气球暂时只能害怕布鲁姆费德，他现在没有心思把它们弄破，也许他缺少的只是把它们弄破的决心。他晚上回家时疲惫不堪，而在他需要安静的时候，给了他这么出其不意的一着。他这才感到他是多么累。他肯定要把气球弄破，并且就在最近动手，可现在还不，也许明天才弄破。再说，要是客观地看整个情况，气球的举止也够谦虚的了。比如它们可以时不时地跳到跟前，显示显示自己，然后再回到原来的地方，或者它们也可以再往高跳，碰到桌面，把自己搞破，免得在地毯上出不来声音。可它们并没有这么做，它们不想惹布鲁姆费德生闲气，显然它们仅把自己限制在必不可少的范围之内。

可这些必不可少的跳跃也足以败坏布鲁姆费德在桌旁的兴致。他才在那儿坐了几分钟就已经想去睡觉了。之所以要去睡觉的一个原因，也是由于他不能在这儿抽烟，因为他的火柴在床头柜上放着。就是说，他要抽烟得拿火柴，可要是他已经走到床头柜那儿，最好就呆在那儿，然后躺下。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内心还有个想法，他认为，气球盲目地热衷于跟在他身后，会跳上床，要是他一躺下，不管他有意无意，也会在床上把它们压坏。他不认为碎气球的剩余部分也还会跳。即便是非同寻常的现象总也得有个限度。往常，整个的球会跳，哪怕它们不能不间断地跳，可破了的气球决跳不起来，因此也不会在这儿跳。

“起！”由于有了这种想法，他几乎是故意地这么喊着，他踩着脚和身后的气球一块走到床上。像是要证实他



的希望似的，当他有意地靠近床时，一只气球立即跳到床上。与此相反，出乎人们预料之外的是，另一个球跳到床下去了。布鲁姆费德根本没想到球在床下也能跳动。他对这只球感到气愤，尽管他觉得这有失公正，因为也许这只球在床下跳比在床上跳的那个球能更好地完成它的任务。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球决定选择什么地方了，因为布鲁姆费德认为它们不会长时间地分开。而过了一会儿，下面的球真的跳到床上。现在我可以抓住它们了，布鲁姆费德非常高兴地想着，他从身上解开睡衣，以便扑到床上去。可与此同时，这个球又跳到床下。布鲁姆费德失望已极，垂头丧气地瘫坐在那儿。看来，这只球只是到上面看了看，它不喜欢上面。这时另一只球也跟着它，当然也呆在了下面，因为下面更好些。“这下整夜我都得听响声了”，布鲁姆费德想着，他咬着嘴唇，点着头。

他闷闷不乐，其实他并不知道两个气球夜里会怎样妨碍他。他睡觉极好，这点小声音他很容易克服。为了完全有把握，他按照所得到的经验给它们往下边推了两块地毯。好像他有一只小狗，他要给它垫得软些似的。两只球也仿佛累了困了，它们跳得比刚才更低更慢了。布鲁姆费德跪在床前面拿灯往下照时，有时他觉得地毯上的气球好像永远要呆住不动似的，它们那么弱软无力地落下去，那么慢悠悠地往前滚一点点儿。可是接着它们又尽职也抬了起来。布鲁姆费德早上往床下瞧时，可能会很容易发现两个安静和谐的儿童气球。

可这两个气球好像不能坚持跳到第二天早上似的，因为当布鲁姆费德躺在床上时，他一点也听不到它们的声音。



音。他费力地听着，从床上抬起身倾听着——无声无息。——地毯的作用不可能这么大，唯一的解释就是，两只球跳不起来了，或许是碰到软软的地毯，它们没有足够的反跳力，所以暂时放弃了跳跃，或者，更可能的是，它们永远也跳不了了。布鲁姆费德可以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他对终于安静下来感到满意，所以他宁愿躺着不动，他不愿用目光去触动那两个安静下来的气球。他甚至愿意放弃吸烟，他把身子转向一边立刻睡着了。

但是，如同往常一样，他并非睡得踏踏实实；他这次睡觉也没作梦，但很不安稳。夜里他无数次地被惊醒，总以为有人在敲门。他也知道得清清楚楚没有人敲门；谁会在半夜敲门，而且是敲他一个孤独的单身汉的门。尽管他知道得清清楚楚，他却总是一再地惊起，好一会儿紧张地盯着门，张着嘴，睁大着眼睛，湿漉漉的前额上抖动着一撮头发。他试图数着被搅醒的次数，但被那些大的数字搞昏了头，于是又睡了过去。他觉得自己知道敲门声从哪里来，不会是在门上敲，肯定是在其它什么地方敲，可他睡得稀里糊涂想不起来他的猜测有什么根据。他只知道，在大的敲击声产生以前，有很多细小的难听的拍打声聚在一起。要是能够避免大的敲击声，他本来愿意忍受所有难听的小的拍打声的，可由于什么原因来不及了，这会儿他不能采取行动，机会错过了，他说不出一句话，只能张着嘴不出声地打着呵欠，生气地把脸往枕头上撞，就这样过了一夜。

清早，女佣的敲门声将他唤醒，他以一种被解脱的叹息对这种轻弱的敲门声表示欢迎，以往他总是抱怨敲门声



听不见，他刚要喊“进来”时，听见还有另外一种轻快的，虽然是微弱的，但却完全是一种打仗似的敲击声。这是床下的气球。它们醒了，难道和他不一样，它们在夜里聚起了新的力量了吗？“就来，”布鲁姆费德朝女佣喊着，跳下床，小心翼翼地、好像他的背上有气球似的，一下子坐在地上，背一直对着气球，他转过头来看着它们——他差点要骂起来。就像孩子夜里推开讨厌的被子一样，也许两个球由于整夜进行小小的不间断的抖动，把床下的地毯推开得这么远，以至它们自己又能置身于空地板上制造声音了。“回到地毯上去，”布鲁姆费德板着脸说，当气球由于地毯的缘故又安静下来以后，他才把女佣叫进来。这个肥胖的、迟钝的、老板着身子走路的女人把早饭放到桌上，并递给他一些必要的东西，布鲁姆费德一动不动地穿着睡衣站在床边，抓着下面的球。他的目光跟着女佣走，看她是不是发觉了什么。她的耳朵重听，不大可能发觉什么，布鲁姆费德把自己的过度敏感归结于没睡好觉，他以为自己看见女佣在这或那儿磨磨蹭蹭，在一个什么家具边上站着不动，扬起眉毛偷听。要是能使女佣快一点干完她的活儿他就高兴了，可她几乎比平时还慢。她拖泥带水地拿着布鲁姆费德的衣服和靴子到走廊上去，好长时间不回来，从外面传来她那单调的、一下一下拍打衣服的声音。这整个时间里布鲁姆费德不得不呆在床上动弹不得，要是他不把气球弄到身背后，他爱喝的，并且尽可能热着喝的咖啡就得放凉，他只能呆呆看着拉下的窗帘，窗帘的后面，天渐渐发白高了起来。女佣终于干完了，道了一声早安要走。可她还没完全离开，又站在门口停了一会，动了动嘴唇，



远远地看着布鲁姆费德。布鲁姆费德正要质问她时，她终于走了。他真想打开大门冲她喊，她是个愚蠢的、年老的、迟钝的女人。可当他考虑着他到底讨厌她什么时，他只是觉得她毫无疑问什么都没发觉，却装出发觉了什么的樣子很荒謬。他的思想多混乱！只是因为一夜没睡好觉！他为睡得不好找出了一个小小的解释，那就是他昨晚没照老习惯办事，没有抽烟没有喝酒。要是我有一次没有抽烟没有喝酒，我就睡得不好，这就是他思考的结论。

从现在起他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这从他挂在床头柜的家庭药箱里拿出药棉，用两个棉球堵上耳朵开始。然后他站起来，试着走了一步。气球虽然跟着他，但他几乎听不见它们的声音，再塞一点药棉就完全听不见了。布鲁姆费德又走了几步，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现在他们，布鲁姆费德和气球，各自为政，互不相干，他们虽然相互挨着，但互不干扰。只是当布鲁姆费德快速转身，而一个气球向相反方向的动作不够快时，他的腿才会碰到它。这是他们之间的唯一冲突，其它时候，布鲁姆费德可以安静地喝他的咖啡。他饿了，好像这一夜他没睡觉，而走了很长的路似的，他用冰凉的、令人清醒的水洗个脸，穿上衣服。这以前他没有把窗帘拉起，而是出于小心的心理，宁愿这么半明半暗地呆着，为了这两个球，他不需要陌生的眼睛。可当他现在准备走出去的时候，他得防备着两只球胆敢——他并不相信——跟他走到胡同里去。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打开那个大衣柜，背对着它站着。气球像是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情似的，它们怎么也不肯进到柜子里面，它们充分利用布鲁姆费德和柜子之间的任何一个小



空，实在不行时，它们就跳到柜子里一会会儿，但又因为柜子里太黑立刻往外逃，从柜子角那儿根本把它们弄不到里面去，它们宁愿违背它们的义务，几乎呆在布鲁姆费德的身边。不过它们的雕虫小技根本派不上用场，因为现在布鲁姆费德一转身自己进了柜子，两只气球只得跟着他。可有一点却对气球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在柜子底下放着很多小东西，如靴子、纸盒、小箱子，这些东西虽然——现在布鲁姆费德感到很可惜——都放得整整齐齐，但却很碍气球的事。布鲁姆费德差不多要把柜子门关上了，他跳了几年来都未曾跳过的一大步，离开柜子，关上门和转动钥匙时，气球锁在里面了。“成功了”，布鲁姆费德想，他擦掉脸上的汗水。气球在柜子里的声音多大啊！好像它们绝望了。而布鲁姆费德却很得意。他离开房间，觉得连空荡荡的走廊都使他感到惬意。他把耳朵从棉球里解放出来，苏醒过来的房间的许多声音使他欣喜若狂。只是看不见什么人，时间还很早。

楼下过道里，穿过低矮的门，就到了女佣的地下室住房，门前站着她的十岁的小儿子。他和母亲长得一模一样，老女人的丑陋原封不动地再现在这个孩子的脸上。他弯着两条罗圈腿，两只手插在裤袋里站在那里大叫，因为他长了一个甲状腺瘤，只能艰难地呼吸。平时布鲁姆费德在路上遇见这个男孩时都要快步几步，尽可能地避免看到他，今天他几乎想在他的身边多站一会儿。即便这个男孩是那个女人生的，并且保留着原物的所有特征，但他目前还是个孩子，在这个未成形的脑袋里还是孩子的想法，要是用他懂得的话和他打招呼，问他点什么，他很可能会用响亮



的、童贞的恭敬的声音回答问题，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你也会摸摸这张小脸。布鲁姆费德这样想着，可还是从孩子身边走了过去。到了胡同里，他觉得天气比他在屋子里想象的要好。晨雾正在散去，劲风吹过的天空现出蔚蓝。布鲁姆费德把他比往常从屋子里出来得早得多归功于气球，他甚至连报纸都放在桌上忘了看，不管怎么说，这样一来，他赢得了很多时间，现在可以慢慢地走。奇怪的是，自从他和气球分开以后，它们没怎么使他伤脑筋。只要它们跟在他身后，人们就可以把它们看成他的一部分，看成在评价他个人时也得作些考虑的东西，而现在它们只不过是家里柜子里的一个玩具。这时布鲁姆费德想起，也许最好是按照气球本来的用途处理它们才不会把它们损坏。那个男孩还站在过道里，布鲁姆费德要把气球送给他，不是借，而的确的确是送给他，而这肯定就意味着命令他去毁坏它们。哪怕它们能好好地保存下来，它们在男孩的手中还不如呆在柜子里，整座楼房的人都会看见，男孩怎么玩气球，其他的孩子也会一块玩，一般的人 would 认为，这是玩具，而不是布鲁姆费德的生活伴侣，这种看法不会动摇，不可抗拒。布鲁姆费德走回房子。男孩正走下地下室台阶想把门打开。布鲁姆费德得叫住男孩，叫出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和所有与这男孩有关的一切同样可笑。“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他叫着。男孩迟疑了好久。“过来呀。”布鲁姆费德喊道，“我给你点东西。住房勤杂工的两个小姑娘从对面的门里出来，好奇地站在布鲁姆费德的左右。她们比男孩子理解得快得多，她们不明白，他为什么不马上过来。她们朝男孩招手，同时眼睛也不离开布鲁姆费德，不



过她们想不出来是什么礼物在等待着阿尔弗雷德。好奇心折磨着她们，她们两只脚来回地跳着。布鲁姆费德朝小姑娘笑，也朝男孩笑着。看来男孩终于弄懂了这一切，他呆板而迟钝地上了台阶。在过道里他连出现在楼下地下室门口的自己的母亲都假装看不见。布鲁姆费德喊的声音特别大，好让女佣也听得见，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她可以监督他委托办理的事情。“我在楼上房间里有两个好看的气球。你要吗？”男孩子只是咧了咧嘴，他不知该怎样做才好，他转过身，带着疑问的目光看着下面的母亲。两个小姑娘马上就围着布鲁姆费德跳着要气球。“你们也可以玩。”布鲁姆费德对她们说，不过他仍等着男孩的回答。他可以马上把球送给小姑娘，但他觉得她们太轻浮，现在他更信任那个男孩。男孩没和母亲说话，这时已经取得了母亲的意见，当布鲁姆费德又一次问他时，他便同意地点点头。“那就听着，”布鲁姆费德说，这时他倒愿意没有看见他对礼物没有道谢的表示，“你妈有我们上的钥匙，你得跟她借，这儿我给你我衣柜的钥匙，气球在衣柜里。把柜子和屋子再小心地锁上。这球你愿意怎么玩就怎么玩，不必送回来。懂了吗？”男孩子可惜没有听懂。布鲁姆费德想给这个榆木脑袋把一切讲得特别清楚，可正因为如此，他把一切重复来重复去，一会儿讲钥匙，一会儿讲房间，一会儿又讲柜子，因此这个男孩盯着他，倒不像是看着他的好心人，而像是看着一个引诱者。可两个姑娘却立刻听明白了，她们催着布鲁姆费德，伸出手去拿钥匙。“等等，”布鲁姆费德说着，他对这三个孩子感到很恼火。时间也越来越少，他不能再久呆了。要是女佣能说一句她明白了他的意思，

